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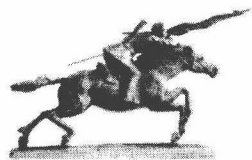
丁朗 著

突围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突 围

丁 朗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突围/丁朗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

ISBN 978-7-5033-2225-9

I. 突... II. 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5397 号

书 名:突 围

作 者:丁 朗

责任编辑:郭米克

责任校对:刘岩梅

装帧设计:李 戎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 jfwyck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85 千字

印 张:19.25

印 数:1—8000 册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225-9

定 价:2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录

- 停战了,副司令莅临三团 / 1
- 杨茂无意间发现冯记者一个天大的秘密 / 14
- 一封电报在旅政委心中掀起轩然大波 / 31
- 四 组织分配的偶然性 / 39
- 五 春节前,李立春到蒋管区接亲 / 52
- 六 马尾巴的功能及其他 / 66
- 七 闹春节好事多多 / 82
- 八 重围之中又来了一个女子 / 100
- 九 贺薇敏产生了破案的兴趣 / 124
- 十 柳副主任胸有成竹 / 135
- 十一 喜事多磨 / 149
- 十二 突变 / 166

- 十三 一场特殊的较量 / 170
- 十四 “声东击西”问题 / 184
- 十五 她头部负伤了? / 198
- 十六 能见度五米 / 206
- 十七 难得有一天休息 / 215
- 十八 江水滔滔啊! / 228
- 十九 遇险椴树崖 / 241
- 二〇 千里雷声万里闪 / 257
- 二一 殊途而同归 / 269
- 二二 断树垭之别 / 283
- 附录 (一个不相干的人写的游记)
拖死梁去来

鱼鳃深 / 300

一 停战了，副司令莅临三团

一个令人揪心的时刻。

1月13日午夜是停战令规定的最后时限，届时，双方必须无条件停火。

临近午夜，李立春随同团长、政委在九连的阵地上紧张地察看动静：我方已提前停止射击，而对方的炮火仍然十分猛烈，轰轰隆隆，噼噼啪啪，像过年一样热闹。火蛇呼啸着窜过来，钻入堑壕外隆起的土堆上，溅腾起一股股讨嫌的土腥气。他们借助对方炮火的光亮，紧张地看了一眼手表。虽然旅长在电报里说，根据情报，对方届时是会停火的，可他们谁也不敢相信对方真的会停下火来。

停火令发布这两天，对方进攻的劲头反而越来越猛，用整整一个师的兵力硬把我方只有两个连把守的光山县县城给夺走了。

三团长金光祖小声问：“参谋长，时间？”

炮声明显稀拉了。李立春不得不划亮火柴点燃一棵烟，就势看了看表：“只剩一分多钟了。”

“嗯，有希望。”政委龚言斌冷静地表示。

枪声也稀拉了，时有时无。终于，大地一片静寂。

难道这就是和平的开始？

金光祖掩饰不住欣慰的心情，下意识地握了握九连长杨茂的手，好像

是刚刚打了个大胜仗似的，叫着杨茂的外号：“大洋马，注意警戒，不要麻痹！”随手拽了拽龚言斌的胳膊，就顺着交通壕向阵地后方的小树林走去。他们的马匹就隐蔽在那片树林里。

这时，一个女军人的身影突然从后面追上来，低声喊着：“金团长！等一等！”团首长们都熟悉，这是军区《抗敌报》记者冯苗的声音。她来前线采访已有几天了。这位姑娘的体型很可笑，肚子吃得圆圆的，枣核儿似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怀孕了哩。但看她跃出掩体时那身形，却还是蛮矫健的。影影绰绰，递过来几张纸：“请帮我把稿子发往报社。我过一两天再回军区。”匆匆敬了一礼，便又滚回交通壕里，消失了。

三位团首长打马向团部的驻地天门寺驰去。马蹄叩击着江北隆冬空旷的大地，在失去了枪炮声的夜空中哒哒哒哒欢快地奏响，格外清脆，悦耳。

金光祖一向嘻嘻哈哈。驰近了天门寺，看见那黑绰绰的一片村庄便仿佛回到了家，他不禁放慢了马步，放开喉咙，想跟紧随其后的李立春开个玩笑：“参谋长！好像你那‘坚持抗战八年’的未婚妻就在光山这一带……”一句话没说完，只听附近房顶上的哨兵一声呵斥：“肃静！”，便把他的玩笑堵回去了。李立春赶紧向哨兵解释：“是团长。”哨兵压低声音回答：“是！知道！请肃静。”明知道是团长还这么强硬，李立春一哑摸，知道这一准是在家值班的高副团长新下了命令，便打马向前，向等候在团部门前的保卫股长问明了情况，回马向团长低声报告：“副司令员来了。跑了一天路，累了，吃了点东西就睡了，刚躺下。”金光祖转嗔为喜，小声跟龚言斌嘀咕：“有新情况了。”翻身下马，把缰绳轻轻递给饲养员大赵，蹑手蹑脚，回到他们那所深宅大院。这是当地一家老财的院子，里外三进，一色的大瓦房，磨砖对缝，甚是排场。老财跑了，正好借来作为临时的团部。进到最后一进院子，只见上房没有点灯，料定是让给副司令住了，便朝亮着灯的西屋走来。副团长高震听见声音，立刻从西屋迎出来想要报告，团长点头表示已经知道情况了，便一起拥进了西屋，本来很亮的屋子，白墙上，顿时画满了他们高大的身影。

隔着几道门窗，传来了副司令赵龙那火车拉鼻儿似的呼噜声。

几个人侧耳听了一阵，呼呵鼾的，睡得正香，由不得都笑了。全都压低了嗓门儿议论着：

“跑累了。是什么急事？”

“没顾上问呢，他就喊困，急着要睡。光让给旅部发报，说他已经到了，让旅首长明天一早赶到天门寺这里来吃早饭。”

“带了多少人？”

“就只贴身的几个人，不多。”

政委龚言斌拍拍他那特号大脑袋，说：“有了。”他拉开房门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连连摇头：“邪了，邪了。连他的警卫员小李也不清楚，临出发，光让每个人带上新发的军装。他还让副官处长给他找来一双缴获日本人的牛皮鞋。你说，他是从来不穿皮鞋的，要皮鞋干什么？”

大家都说：“邪了，邪了！”

这时参谋长李立春去电台交代完给旅部发报的事情回来，提醒大家：“副司令睡得早明天起得一定也早，咱们也抓紧时间睡会儿吧。”

副团长高震笑着解释：“临时找房来不及，我就安排他们占了团长、政委的窝儿，你们二位无家可归，就在我和参谋长这儿挤一晚上吧。”

“行！行！”

“团长、政委睡两边，我跟副团长睡当间儿。”

“行！”

三下五去二，几个人已经脱衣上炕，钻进了被窝。金光祖高叫一声：“熄灯！熄灯！再打再说，今天先享受它一晚停战时期的踏实觉再……”他一向麻利，睡得快醒得快，一句话没完，他已经“着”了。龚政委旁边是李立春，他惦记着团长路上跟李立春开的那句玩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趁着躺下没睡的这工夫急想把事情问问清楚，遂道：“参谋长，团长说你未婚妻住家在这一带，是真话还是造谣？”

自从部队开到这一带以来，只要一得闲空，李立春不由自主，就要思念他的未婚妻罗芳。罗芳的家乡就在距此不远的罗山县蟒山店。今天，亲眼

看着停战成为现实,他当时俯卧在战壕里,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等了八年的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实施与罗芳见面成婚的办法。龚政委的发问,实在是一个天赐良机。他说:“说来话长……”“简短点,别妨碍他俩睡觉。”“是这么回事……”说着就尽可能压低声音向政委介绍起来。高副团长本来就神经衰弱,不容易入睡,又对李立春的未婚妻这事极感兴趣,很想听一听,所以,他把耳朵伸得老长正在一旁捕捉信息。李立春的声音一放小,迫使他不得不把身子往李立春这边蹭,他一翻身,这就等于是提醒李立春,他还没睡着,于是李立春反而把音量放得更小了。音量越小,高震这边听起来越费劲,高震越听不清楚心里越起急,由不得就急得咂了一下嘴,这就使得李立春这边的声音更小了,以至于人家把故事讲完,他只听到俩人不由而同说的一句结束语:“睡吧,赶紧睡吧。”接着,俩人各自翻身,就都呼呼入睡了。

高震非常失望。三十无妻,如同五十无钱、七十无后一样,是人生最痛苦不过的事情。他翻过来掉过去,不知道自己这见不得人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不禁为之唉声叹气。

金团长本来就尿频,临睡又多喝了一碗水,睡了刚够一个钟头,就梦见在北方热闹的大集上到处找厕所,好不容易转到一个背人处,解开裤子这个痛快地溺啊,宛如打重机关枪一般。突然意识到:不好!是做梦,可别溺炕!……然后就醒了,可不是尿憋了吗?穿棉裤下炕的这个工夫,发现老高还在跟被子枕头治气,顾不上说话,赶紧先跑厕所。等他冻得吸吸溜溜跑回来,这才抓紧时间跟副团长开了个玩笑:“睡不着啊老高?又惦记着讨老婆的事儿了吧?”高震平时对团长恭恭敬敬,唯独在团长拿他开心的这种时候,他才敢:“去去去!讨厌!”,扭身把脸掉到一边儿去。金光祖哈哈笑着却又睡着了。高震由不得骂了一句:“死猪一样。”

就在高震反反复复贴饼子之际,鸡已经开始打鸣了。鸡这种东西,时间观念极强,虽然是战争年月,依然是这样遵守纪律。一到时间,不等吩咐,径自打鸣不已。北房里屋热炕上的赵龙副司令,被鸡给吵醒了。肚子

叽哩咕噜响，要大便，可糗在热被窝里感觉很舒服，不愿到外边去挨冻，还想多赖一会儿，最好是能把便意给憋回去，翻身问道：“警卫员，几点啦？”外屋的几个都是年轻人，不睡则已，一睡就难得醒，半天无人应声，害得他不由提高嗓门吼了一声：“警卫员！”警卫员小李一个猛子跳起来：“是！首长！”说着就要点灯。副司令问：“点灯干什么？”小李说：“首长不是问几点了吗？看看表。”这时通信员、司号员、马夫等人也都揉着眼打着哈欠围过来了。副司令一夜睡得舒服，心情特好，躺在热炕上，把两条胳膊伸出头顶，使劲伸了个大懒腰，笑道：“小李啊小李，我说你这个人就是有点儿怪哩！你到底是睡着了还是没有睡着啊？”小李是个来自冀中平原的小伙子，既聪明又幽默。他不紧不慢地答道：“首长还不明白？这就叫，似睡未睡，似醒未醒。”逗得大伙儿都乐了。马夫朝外走，通信员端脸盆要打水，看看表还早，副司令嘱咐他们别着急，绷到起床号响了再说。小李趁机问他：“今天午饭在哪儿吃？”副司令吩咐：“今天不走，就在他三团休息。”小李不敢多问，心想：既然是休息，昨天何必那么风风火火的？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是啥药。

西屋的几个，心里无不装着赵副司令紧急来团这档子事，闹不准是什么紧急任务，一个个都提前醒来了。金光祖动作麻利，头一个坐起来穿衣服。李立春在这屋里职务最低，所以，第一个跳下了地。龚政委虽说平时爱睡个过头觉，可今天脑子里装着好几件事，也赶紧下地溺尿去了。只有高震睡得不好，没精打采，穿衣服赖唧唧的。

北屋西屋一有动静，团部直属的几个班不等吹号也先后起了床，打水的打水，烧火的烧火，都忙活开了。

团首长们收拾利落出来，见赵副司令的警卫员小李站在北屋台阶上擤鼻涕，刚要上前答话，只听一片噔噔乱响的马蹄声已经来到团部的大门外边，接着，叮叮咣咣，旅长孙学义、政委张子学和副旅长周强一伙就哈着冷气裹着混身白霜一齐拥进了院子。小李推开房门，把大伙儿统统让进了北屋。大家以为副司令在屋里，小李笑着说：“后院拉屎去了。”孙旅长大声朝外喊叫：“告诉炊事班，弄点酸辣汤喝喝！”一面揉着冻僵了的鼻子、脸。

副旅长周强是个不管不顾的人，先自一屁股坐在了炕上。旅政委张子学挂着他那一年四季长在脸上总也摘不掉的微笑，只顾忙着和屋里所有的人一一握手，等他从上到下都握过来，他那双冰凉的手也就暖和过来了，金团长有时也跟旅政委开开玩笑，说，这就叫：取暖、团结两不误。

赵龙副司令提着裤子回来，冻得连蹦带跳：“关门关门。冻屁股！”众人起立敬礼，他忙把裤腰带从脖子上摘下来，边系裤子边逗乐：“哪有这时候敬礼的？不还礼吧，说我不懂礼貌，一还礼，裤子掉了，像什么样子？”逗得大伙哈哈大笑。他招呼大家上炕，问：“怎么来得这么早？差点儿让你们堵了被窝。”他第一个上炕盘腿坐到了最里边，大家用不着推推让让，自然是照老规矩办，官大的靠近他，官小的坐炕沿儿；李立春在团司令部是一号，在这里则和四大员们一个等级，一起站在炕下忙张罗。

正乱着，起床的号音响了。

照习惯，该回答问题的是旅政委张子学；可是照习惯张政委是不等大家全部坐定了绝不张嘴的。他等大家坐定之后，微笑着反问副司令：“你不是命令来这里吃早饭吗？什么事情啊，这么急？”大家全都感兴趣地急等着听下文。旅长孙学义无意间朝炕下望了一眼，李立春心领神会立即领着战士们朝外走。副司令忙说：“李立春，你也听一听。”他就靠墙站下了。

“虽说停战命令开始执行了，但是，形势对我们极其不利。”大家点头，表示理解。因为，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这个中原军区，本是插向日寇心脏地带的一把尖刀，可是，日寇一投降，蒋伪一合流，反使我军孤悬敌后，处于蒋伪的四面包围之中。“蒋介石吃饱了肚子就是要杀人的，他迟早会向我们开刀。所以，中央命令我，以我方代表的身份，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这是个新名词儿，所以他拿眼光巡逻了一遍，拿准大家都知道这名词代表的意思了，这才接着说，“到军调部去，协助叶剑英同志与对方谈判我中原部队的驻地问题。已经通过电台与对方约定，今天由光山派人过来通知我们上飞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所以，李参谋长，”李立春急忙立正答到，“你们靠近光山的是哪个连啊？”三团的几个领导干部不约而同地回答：“九连。”司令员笑了：“噢，大洋马。”九连连长杨茂，抗战初期是他的警卫员，大

洋马这外号就是他给起的。他命令李立春：“通知他，严密注意对方的联络信号，千万不要发生误会，要礼貌待人，给人以文明军队的良好印象。接到通知，让他亲自马上送到这里来！”李立春立正答“是”，转身就去执行了。

副司令伸手，小李忙把沏好的热茶递过去。

他喝口茶，突然仰天大笑，卖开了关子：“哈哈哈哈！通知你们急忙过来，可是为你们好啊！”待大家脸上全都有了莫名其妙的表情，他才说：“这还不明白吗？我到北平，就有办法帮你们带信去华北根据地给你们日夜思念的老婆子呀！早来早写，免得你们紧张张张。给你们一天一夜的时间，足够了吧？”

嗨，原来如此！

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旅政委张子学是第一个想念老婆的，但他沉得住气，好像他自己并不着急似的笑着招呼大家：“怎么样？时间够用了吧？”金光祖一辈子改不了他那爱开玩笑的毛病，这半天轮不上他开口，心里早痒痒得难受了，立刻点头回答：“政委你行我们就都行。你一写起来，情话绵绵，连篇累牍，我们大老粗，就会说：你好吗？想我了吗？我想你了。此致敬礼。完了。”笑得大家前仰后合。副司令突然打断他，严肃地：“你就不必写了！”这时不要说金光祖本人，就连旅领导也给弄糊涂了：金光祖也有老婆在华北，为什么不让他写呢？副司令转身冲旅政委说：“我这次去国统区，不准备带太多的人，除了身边这几个跑腿的，我想让金团长随我去，作战参谋、保卫干事、秘书兼俱乐部主任，就让他一个人包了。你们看如何？”不等旅首长表态，金光祖本人先跳起来了：“同意！没问题！闲下来还可以给副司令解解闷。怎么样？同意了吧，旅首长？”见他一副急不可耐返老还童的样子，孙旅长先乐了：“我看可以。看政委、副旅长？”金光祖“咔”地一个立正，正儿巴经地敬了个礼：“谢谢首长信任，给我这个‘经风雨，见世面’的机会，我保证完成任务！”金光祖这种先发制人的战术让一向沉着老练善于后发制人的旅政委张子学也拍手笑了。他深知赵副司令今天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就是已经成为决定而没有商量余地的了，所以也就顺水推舟地冲副旅长说：“我看可以吧，嗯？”副旅长周强也就笑着点头，

表示没有异议：“不过，金团长这次出去，总该给个名义吧？”“对，什么名义呢？”众人随声附和。“我是中将副司令。给他个上校高参如何，你们看？”众人觉得有趣，异口同声地：“呵哈！金高参！恭喜恭喜！”金光祖也跟着起哄：“不客气！不客气！不周之处，请各位多多指教！”

有机会捎信给老婆是让龚言斌高兴的事情，没想到副司令后头还有这么一个幺蛾子，这让他顿觉不妥：生怕把全团的担子都压到自己一个人的肩上。但是首长已经决定，又不好表示反对，所以只得挠着他那大脑袋哼唧唧地提问：“团长走了，这工作可……”其实，赵龙胸有成竹，早已安排妥了。他冲着副团长高震说：“高副团长，对不起啊！”大家把目光跟着一齐转向了高震。“我带来的好消息独独没有你的份不说，今天还要给你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干，请你把团长的工作代理起来，你有什么意见哪？”高震夜里没有睡好，状态本来不佳，听说他们有老婆的各有所得，唯独与自己无关，心里原本有些凄凉，因之脑子就不免有些迟钝，一时走神儿，竟未想到团长离职这事与自己这副团长之间确实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忽听副司令这么一说，赶紧站了起来，木木讷讷地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还是大脑袋龚言斌脑子快，抢先替他回答：“同意！没问题！保证和龚言斌政委搞好团结，齐心协力作好三团的工作。”旅首长们也都笑着点头说：“不要顾虑，我们也都支持你做好三团的工作。”

这时，轮到金光祖出来发表演说了：“首长们，我要替高震同志说句公道话。他对领导交给他这项任务还是乐意接受的，而且有信心把三团的工作做得比以往更漂亮。这一点，请各级领导放心。高震同志之所以会出现今天这种异常反应，究其原因，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为什么没有睡好？是因为对首长有意见。什么意见？就是不肯帮他讨老婆！”高震不好意思，朝他就是一拳。他早有准备，抽身向后一躲，这拳头几几乎落在龚言斌那九斤半的大头之上。龚言斌乐得一边擦眼泪一边调解纠纷：“高参别闹，听高震同志表态！”高震无可奈何，只好乖乖敬礼表示接受。

金光祖恢复了他当团长时的严肃神态，说：“高团长昨晚没有睡好是事实，如今停战了，高团长的个人问题需要首长们帮助尽快解决这也是事实。

真的，这样有利于工作。政委！你说是不是？”

龚言斌也点头说：“确实。高震……对，高团长他自己不好说，但这确实是个最最实际的问题。”金光祖不失时机地又插一句：“馋女人馋得睡不好，也影响工作啊，是不是呀？”

高震心中同意嘴上不能不故作姿态：“说正事，说正事……”

龚言斌刚要说“这怎么不是正事”的时候，开饭号响了。随着，小李等人就端盆的端盆，提桶的提桶，热气腾腾地一齐进来了。孙旅长一直没忘他点名要的那个酸辣汤，忙问：“做酸辣汤了没有？”底下一个人回答：“看，一大桶。”副司令说：“唉！怎么喝得了那么多？”旅长说：“喝吧，多喝点暖和。”“哼，喝多了撒尿。”金光祖说：“正好有个小炕桌。来来来，围桌痛饮酸辣汤，小心一会儿溺裤裆。”拿碗的，拣筷子的，盛汤的，叼着馒头捞面条的，乱了个一塌糊涂。好容易各归各位，吃得热闹，赵副司令忽然把碗筷放下了，严肃地问：“高震！你是真想讨老婆还是假想讨老婆？”高震埋头吃饭，脑子里正转悠吃罢饭跟金团长办交接这档子事，没防备副司令吃饭之间会提出这么个问题来，也不知道是拿自己开玩笑还是干什么，顾不得寻词择句，全不管后果如何，索性直截了当地说：“可不真想？想讨老婆还有假的吗？”众人听了，险些把饭喷出来。金光祖嘴里嚼着小半个馒头，唔哩唔嘟地抢着说：“假的！假的！司令员不要管他这事！”赵龙索性把身子靠在墙上，把两手交叉在脑后，笑着，回忆着：“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管，单名一个字，叫管娴……”大家对他说的这个管娴都极感兴味，急想听他说下去，他却冷不丁端起碗，有滋有味地品着酸辣味，半天半天，这才笑着有滋有味地说：“高震啊，这个刘媒婆，我还是当得来的哩！”高震拿不准副司令这话的真假，虽说部队传言，都说副司令爱给人保媒拉纤，毕竟没有亲自体验过，因此只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夹一筷子咸菜啃一嘴馒头，好像此事全然与己无关似的。相反，真正无关的人反而急得火烧火燎，催着副司令赶快讲下去。

副司令转身问张政委：“记得吧？去年，在枣阳打仗，在城关见到一个梳两只抓髻生两只水灵灵大眼睛的姑娘，大约二十一二岁……”

“吵着闹着要跟队伍走。”张政委显然有印象。当时，副司令还在旅里当旅长兼政治委员，他自己是副政委。

“对！就是她。她就是管娴，从一个土老财家跑出来的，是老财家的童养媳。”

“好像当时很乱，我忙着去整顿纪律，后来这个人怎么样了，我就不记得了。”

孙学义当时是副旅长，他抢着说：“我记得。后来，副司令让我派人把她送到军区去了。”

赵龙说：“听说，后来军区把她分到下边去了。哪个纵队，哪个旅，哪个具体单位，做什么工作，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别着急。找得到的。”

金光祖比高震更失望，说：“人在哪里都不清楚，这个媒怎么做得成呢？”

赵龙不屑地斜睨着金光祖，哼了一声，斩钉截铁地说：“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告诉你吧，我和管娴谈过话的，达成了协议的。这个姑娘非常直爽。我问她为什么要参军，她说她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逃出虎口，二是要嫁一个好丈夫，还说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嘛。”龚言斌这时插了句嘴：“入伍动机不纯。”副司令大不以为然地说：“人家是个老百姓嘛，还没受过你九斤半的教育嘛，不要求全责备嘛。”金光祖急问：“你和她的协议是什么？”副司令笑了：“我对她说，我满足你入伍的要求，可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那就是：将来有了机会由我来亲自帮你找一条好汉。她说：行！说话算数！——高震，你看，这问题不是解决了吗？”

高震囁囁地说：“可是，副司令明天就去北平了，也不知道几时回来，这……”

旅长和政委都大笑起来，不约而同地说：“让副司令给她写封信嘛，这还算是问题吗？”

赵龙把筷子往炕桌上一放，宣告早餐正式结束，说：“好！你们大家给自己的老婆写信，我给高震同志未来的老婆写信，我们大家今天的任务统是：写——信！”

张子学政委用前所未有的兴奋语调说：“副司令的书信一到，高团长的

喜事必定成功。我们负责把人找到，送到三团来。下一步如何，这就靠高震同志自己去努力了。争取吧，春节是二月一号，急了一点，争取在元宵节前后吃高团长的喜酒。好不好？”

赵龙沉吟着：“是啊，是要加快速度咧。一定要抢在蒋介石动手之前。他老先生对我们是不会发善心的。这一点，必须牢牢记！不然的话，那是要吃亏的。呸，高震同志的老婆首先就讨不成了。俗话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呀。”

“对对对！高团长更要百倍努力！”

“一定成功！一定成功！”

众人兴高采烈。

高震得到天外飞来之喜，头脑突然间变得特别灵活了。他有喜不忘同志，当即脱口而出：“咦？光我成功不行，还有我们参谋长的事哪！”虽然他并不清楚李立春究竟是怎么回事。

龚言斌见高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也感到特别兴奋，觉得这的确是个好兆头，预示着今后团领导之间相互团结的进一步加强，更会齐心合力地搞好全团的工作，同时，他也就联想到了夜间李立春所讲未婚妻罗芳就在防区附近这一重要情况。正想趁机一并提出，却被高团长抢先提出来了。他对老战友之间形成的这种默契深感欣慰。这时，他才猛然想起这么久了一直没见李立春露面，连饭也没来吃，不由向屋外大叫：“谁在外边呀？快去看看参谋长在干什么？吃饭了没有？”

外边有人扯着嗓子回答：“参谋长骑马上九连了！始终没见回来！给他留饭啦！”

副司令考虑大家还要写信、干工作，就挥挥手说：“他的事情等他回来再说，散了散了。”大家只好散了。

他让小李拿来纸笔，就在小炕桌上趴着写了两封信。署好名，填上年月日，叠起，揣在袖口里。完事大吉。无事可做，便登上鞋，悠闲自在地到处走动，看人们写信。谁见到他都拿胳膊把正写着的信盖起来，不肯让他

看，弄得他仰天大笑，觉得很好玩。

总捣乱也没意思，就出了北房，溜达到院门口看看，见部队把街道打扫得很干净，还泼了水。三九天的的小北风贼冷，刚泼的水结起一层薄冰，像大城市的油漆马路似的反光，很好看。向村口方向走了走，发现马号、伙房到处都很清洁，不是只有团部门口一处，不是专门作给上级看的样子货，很满意。小李远远跟在身后，并不干扰他，他对此也感到满意。他最厌烦屁股后头跟两个带盒子炮的人，威风八面，脱离群众。站在村口的高阜上瞭望九连方向，不见李立春的影子。转身回来，又晃进了西屋。金光祖和高震正在这里办理交接手续，已经结束了。于是，他就坐下来，烤着火，跟他俩有一搭无一搭地拉闲话。慢慢就扯到了早饭时高震偶然提及的李立春的问题，问高震是怎么回事。高震却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让副司令甚感惊诧：“不知道，你还说什么？”高震觉得不好解释，金光祖马上替他解围：“我知道我知道。简单说，就是参军前，李参谋长在家订了一门亲事，约好的，一个在家苦守，一个来前方抗日，胜利后俩人结婚。所以，八年来，他既没有找老婆的要求，也没有在男女问题上出过纰漏。现在胜利眼看快半年了，部队正好来到女方的家乡一带，可具体是什么地方，是我区还是蒋管区，我可就不知道了。我还正想问呢。”高震忙说：“龚政委知道！他昨天睡下后跟参谋长专门谈过这事儿。刚才吃饭时，政委似乎想说来着，后来急着写信就放下了。”随即朝门外喊：“石头！请政委过来一下！”赵龙说笑话：“打断人家的情书，可是罪该万死！”金光祖说：“不要紧！先人后己嘛。”说着，龚言斌已经跑过来了，边在火上烤手，边摇着他那大脑袋叹气：“唉！老夫老妻的，一时还真想不起该说什么了。副司令叫我？”金光祖说：“简单得很！听我教给你：老婆子同志，你好吗？我在这里很好，零件俱全，请勿挂念。就是想你想得要命，你能不能跟副司令说说，跟他来这里一趟，睡上两晚，以解燃眉之急。完了。九斤半。1946年元月14日。”龚言斌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快说正事！”金光祖接说：“是李立春未婚妻的事，我已经简单向副司令报告过了。你说说，他未婚妻老家的具体位置在哪儿。”龚言斌说：“我猜就是这回事。是这样，他未婚妻叫罗芳，家住河